

《红楼梦》评论资料

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编

目 录

- 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1)
- 鲁迅论《红楼梦》 (3)
- 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 **李希凡 蓝翎** (8)
- 三点建议 (节录) **郭沫若** (30)
- 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 **李希凡** (32)
- 《红楼梦》——形象的封建社会没落史
..... **陈熙中 胡经之 侯忠义** (90)
- 坚持用阶级观点研究《红楼梦》 **孙文光** (110)
- 评《红楼梦》 **徐缉熙** (122)
- 从几十条人命看《红楼梦》的主题思想 **吴幼源** (143)
- 有关曹雪芹生平的部分资料 (155)
- 《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 (175)
- 一、“五四”以前“旧红学”的观点 (175)
- 二、“五四”以来胡适派“新红学”反动观点
..... (180)
- 三、解放后《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人性论
观点 (219)

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沈河东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

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鲁迅论《红楼梦》

《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较的敢于实写的，而那结果也并不坏。无论贾氏家业再振，兰桂齐芳，即宝玉自己，也成了个披大红猩猩毡斗篷的和尚。和尚多矣，但披这样阔斗篷的能有几个，已经是“入圣超凡”无疑了。至于别的人们，则早在册子里一一注定，末路不过是一个归结：是问题的结束，不是问题的开头。读者即小有不安，也终于奈何不得。然而后来或续或改，非借尸还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当场团圆”，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瘾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骗局，还不甘心，定须闭眼胡说一通而后快。……

《论睁了眼看》（《全集》—329—330页）

看《红楼梦》，觉得贾府上是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焦大以奴才的身分，仗着酒醉，从主子骂起，直到别的一切奴才，说只有两个石狮子干净。结果怎样呢？结果是主子深恶，奴才痛嫉，给他塞了一嘴马粪。

其实是，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

《言论自由的界限》（《全集》五

94—95页）

高尔基很佩服巴尔扎克小说里写对话的巧妙，以为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像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

中国还没有那样好手段的小说家，但《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

《看书琐记》（《全集》五 429页）

文学虽然有普遍性，但因读者的体验的不同而有变化，读者倘没有类似的体验，它也就失去了效力。譬如我们看《红楼梦》，从文字上推见了林黛玉这一个人，但须排除了梅博士的《黛玉葬花》照相的先入之见，另外想一个，那么，恐怕会想到剪头发，穿印度绸衫，清瘦，寂寞的摩登女郎；或者别的什么模样，我不能断定。但试去和三四十年前出版的《红楼梦图咏》之类里面的画像比一比罢，一定是截然两样的，那上面所画的，是那时的读者的心目中的林黛玉。

文学有普遍性，但有界限；也有较为永久的，但因读者的社会体验而生变化。北极的遏斯吉摩人和非洲腹地的黑人，我以为是不会懂得“林黛玉型”的；健全而合理的好社会中人，也将不能懂得，他们大约要比我们的听讲始皇焚书，黄巢杀人更其隔膜。一有变化，即非永久，说文学独有仙骨，是做梦的人们的梦话。

《看书琐记》（《全集》五 430页）

在中国，小说是向来不算文学的。在轻视的眼光下，自从十八世纪末的《红楼梦》以后，实在也没有产生什么较伟

大的作品。

《〈草鞋脚〉（英译中国短篇小说集）
小引》（《全集》六 16页）

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之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全集》八卷350页

然荣公府虽煊赫，而“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又不能将就省俭”，故“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第二回）颓运方至，变故渐多；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觐面，先有可卿自经；秦钟夭逝；自又中父妾厌胜之术，几死；继以金钏投井；尤二姐吞金；而所爱之侍儿晴雯又被遣，随歿。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

《中国小说史略》《全集》八卷193页

然而纵使谁整个的进了小说，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传的话，读者所见的就只是书中人，和这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干了。例如《红楼梦》里贾宝玉的模特儿是作者自己曹

霭，《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的模特儿是冯执中，现在我们所觉得的却只是贾宝玉和马二先生，只有特种学者如胡适之先生之流，这才把曹霭和冯执中念念不忘的记在心儿里，这就是所谓人生有限，而艺术却较为永久的话罢。

《〈出关〉的“关”》（《全集》

六 423页）

《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证成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惟憎人者，幸灾乐祸，于一生中，得小欢喜，少有挂碍。然而憎人却不过是爱人者的败亡的逃路，与宝玉之终于出家，同一小器。但在作《红楼梦》时的思想，大约也止能如此；即使出于续作，想来未必与作者本意大相悬殊。惟被了大红猩猩毡斗篷来拜他的父亲，却令人觉得诧异。

《〈绛洞花主〉小引》（《全集》

七 419页）

鹗即字兰墅，镶黄旗汉军，乾隆戊申举人，乙卯进士，旋入翰林，官侍读，又尝为嘉庆辛酉顺天乡试同考官。其补《红楼梦》当在乾隆辛亥时，未成进士，“闲且惫矣”，故于雪芹萧条之感，偶或相通，然心志未灰，则与所谓“暮年之人，贫病交攻，渐渐的露出那下世光景来”（戚本第一

回)者又绝异。是以续书虽亦悲凉，而贾氏终于“兰桂齐芬”，家业复起，殊不类茫茫白地，真成干净者矣。

《中国小说史略》(1923年)《全集》

八卷 199页

明季以来，世目《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为“四大奇书”，居说部上首，比清乾隆中，《红楼梦》盛行，遂夺《三国》之席，而尤见称于文人，惟细民所嗜，则仍在《三国》《水浒》。时势屡更，人情日异于昔，久亦稍厌，渐生别流，虽故发源于前数书，而精神或至正反，大旨在揄扬勇侠，赞美粗豪，然又必不背于忠义。其所以然者，一缘文人或有憾于《红楼》，其代表为《儿女英雄传》，一缘民心已不通于《水浒》，其代表为《三侠五义》。

《中国小说史略》(1923年)《全集》

八卷227页

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

李希凡 蓝翎

—

红楼梦是我国近二百年来流行甚广而且影响很大的古典现实主义杰作。去年作家出版社整理出版了这部作品，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使优秀的祖国文学“真正为全体人民所有”，成为全体人民的精神财富，这正是人民出版机关的光荣任务之一。

同时，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除此之外，还有另一层意义，那就是说，中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在艺术成就上发展到红楼梦时代，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因此，学习和继承红楼梦艺术创造上的成就，对于提高我们的创作也是有极大意义的。

那么，对于红楼梦的研究者来说，无疑的，新版本的出版，也起了有力的督促作用。那就是说，现实向红楼梦的研究者提出了严肃而富有战斗性的任务：正确地分析评价红楼梦，使它从各种谬说中解脱出来，让广大的人民更好地欣赏它，让文艺工作者正确地去学习它。也就成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

红楼梦一向是最被人曲解的作品。二百年来，红学家们

不知浪费了多少笔墨，不仅他们自己虚掷了时间，而且也把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推入到五里云雾中湮没了。所以，直到现在，各种各样的谬说还在影响着有一部分读者对红楼梦的认识。新版红楼梦出版后，在各个刊物上陆续地出现了一些评论文章，对旧红学家们的种种谬说作了一些批判，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这种工作是及时的、有益的。但是，正因为这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也就必须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和正确的观点方法来对待它。只有这样，才能有力地击中旧红学家们的要害，作出科学的结论来，否则，不但使战斗显得软弱无力，而且会产生新的不良影响。

《新建设》一九五四年三月号发表了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简论》，就红楼梦的“传统性”“独创性”和著书情况作了全面的分析和介绍。其中某些见解较之他的《红楼梦研究》一书是向前跨进了一步，但评价红楼梦的基本观点仍旧是前书的继续与发挥。作为两个年轻的红楼梦的爱好者，我们愿就《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有关问题提出一些意见。

二

红楼梦出现在满清帝国的乾隆盛世，并不是偶然的现象。乾隆时代正是满清王朝行将衰败的前奏曲。在这一巨变中注定了封建统治阶级不可避免的死亡命运。这“恶兆”首先是由腐朽的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崩溃开始。曹雪芹就生在这样一个时代。他的封建官僚家庭在这时代的转变中崩溃了，在“贫穷难耐凄凉”的生活中，对“当年笏满床”的盛世是不无惋惜怀念的。作者通过书中许多人物的对白，时常流露

出追怀往昔的哀感，这正是作者世界观中的矛盾所在。象其他的伟大现实主义大师一样，曹雪芹的同情虽然“是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他从自己的家庭遭遇和亲自生活体验中，已经预感到本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他将这种预感在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崩溃的活生生的现实，以完整的艺术形象体现在红楼梦中，把封建官僚阶层内部腐朽透顶的生活真实地暴露出来，表现出它必然崩溃的原因。作者用这幅生动的典型的现实生活的图画埋葬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历史命运。尽管这是一首挽歌，也丝毫未减低它的价值。

我们认为：要正确地评价红楼梦的现实意义，不能单纯地从书中所表现出的作者世界观的落后因素，以及他对某些问题的态度来作片面的论断，而应该从作者所表现的艺术形象的真实性的深度来探讨这一问题。“我们在观察一个艺术家时，不是把他当作一个理论家来看待，而是把他当作一个现实生活现象的体现者。”^①这是因为：“我们若是竭力把这种世界观引到一种确定的逻辑组织里去，把它用抽象的公式表现出来，这却是徒劳无功的。这些抽象的东西，通常并不存在于艺术家自己的意识里；艺术家甚至在抽象的议论中，他所吐露的观念，也常常要和他在艺术活动中所表现的观念，处于显明相反地位，——因为这种观念或者是根据信仰接受而来，或者是用虚伪的、草率架搭起来的、肤浅的三段论法这个手段所得到的。作为瞭解他的才能底特徵的关键——他对于世界真正的看法，这还得在他所创造的生动的形象中去寻找。艺术家的才能与思想家的才能之间的根本区

① 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一卷）268页。

别，就在这里。”①文学发展的历史也启示了我们，证实了这一点。的确，有些古典作家所创作的现实主义作品往往和他的世界观很不相称，甚至有首尾明显的矛盾。但是，由于作者忠于现实生活的描写，战胜了他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正如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时所说的，“他就看出了他所心爱的贵族的必然没落而描写了他们不配有更好的命运……，这一切我认为就是现实主义最伟大的胜利之一。”②（着重点是原有的——笔者）曹雪芹也正是以这样的胜利写出了伟大的杰作红楼梦。

因此，也只有从现实主义的角度上来探讨古典作品的倾向性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恩格斯论到文学的倾向性时写道，“倾向应当是不要特别地说出，而要让它自己从场面和情节中流露出来，同时作家不必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将来历史上的解决硬塞给读者……如果他能忠实地描写现实的关系……纵然作者没有提供任何明确的解决，甚至没有显明地站在哪一边，这部小说也是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的。”③

俞平伯先生未能从现实主义的原则去探讨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的倾向，而迷惑于作品的个别章节和作者对某些问题的态度，所以只能得出模稜两可的结论。他在《红楼梦简论》中说：“他（指曹雪芹——笔者）对这个家庭，或这样这类的家庭抱什么态度呢？拥护赞美，还是暴露批判？细看全书似不能用简单的是否来回答。拥护赞美的意思原很少，暴露

① 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一卷）16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22页。

③ 同上书27页。

批判又觉不够。先世这样的煊赫，他对过去自不能无所留恋；末世这样的荒淫腐败，自不能无所愤慨；所以对这答案的反正两面可以说都有一点。”又说：“他自然不曾背叛他所属的阶级，却已能够脱离了阶级的倾向，批判虽然不够，却已有了初步的尝试。”由此，“可见作者的态度，相当地客观，也很公平的。”（着重点均为我们所加——笔者）

俞平伯先生这样的结论并不是偶然的，它是《红楼梦研究》一书否认红楼梦倾向性论点的进一步发挥。在该书《红楼梦底风格》一章中，大大赞扬了所谓红楼梦“怨而不怒”的风格之后，又把红楼梦与水浒对比了一下，说“我们看水浒，在有许多地方觉得有些过火似的，看红楼梦虽不满人意的地方也有，却又较水浒的不满少了些。换句话说红楼梦的风格比较温厚，水浒则锋芒毕露了”。这意思也就是说水浒有显明的反封建的倾向性，“愤激之情，溢于词表”，因而惹起了俞平伯先生的不满。而红楼梦却具有“怨而不怒”的温厚含蓄之风。依照俞平伯先生的论断，“怨而不怒的书，以前的小说界上仅有一部红楼梦，怎样的名贵啊！”从这种现实主义的批评观点出发，势必得出那样模稜两可的结论。

水浒和红楼梦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成就上各有其不可抹煞的价值。但从鲜明的政治倾向来看，无疑的，水浒是一部描写伟大农民战争的作品，它歌颂了农民英雄反抗封建统治者的英勇斗争，深刻地暴露了封建统治者残酷剥削人民的罪恶，从敌对的阶级斗争中揭发了统治者的腐败和人民的痛苦。它较之红楼梦从统治集团内部暴露其罪恶，却是更加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制度。

毛主席告诉我们，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

准，一个是艺术标准。在“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①

俞平伯先生离开了现实主义的批评原则，离开了明确的阶级观点。从抽象的艺术观点出发，本末倒置地把水浒贬为一分过火的“怒书”，且对他所谓的红楼梦的“怨而不怒”的风格大肆赞扬，实质上是企图减低红楼梦反封建的现实意义。

但是，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于此，俞平伯先生不但否认红楼梦鲜明的倾向性，同时也否认它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在《红楼梦简论》中，把红楼梦的内容分作“现实的”、“理想的”与“批判的”三种成分。而“这些成分每互相纠缠着，却在基本的观念下统一起来的”。所谓“基本观念”，也就是在“红楼梦的传统性”一节中很明白的确认过的“红楼梦的主要观念是色空”。既然红楼梦是“色”“空”观念的表现，那么书中人物也就不可能是带着丰富的现实生活色彩的“典型环境里的典型性格”，而只能是表现这个观念的影子。即象俞平伯先生所说“这些人，若大若小，男男女女，生旦净末丑脚色各异，却大伙儿都来表演这整出戏叫‘红楼梦’。”这也就是说，红楼梦不是现实主义作品，而是生旦净末丑脚色所表演的一出“戏”，其中人物形象就成了这“戏”的客观扮演者。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891页。

也许俞平伯先生会说“色”“空”观念是红楼梦原有的，并非己创。是的，我们也承认此说有所本，甚至也承认作者的世界观有着虚无命定的色彩。书中许多地方明显地表现出了这一点。这也正是作者世界观中矛盾之所在。但如前面所论述的，评价一部古典文学作品，绝不能简单化地以作者世界观的某些落后因素为主要依据而下断然的结论，而要看作是否忠实于现实生活的描写，以及他的世界观对其创作的影响程度。

我们从这一原则出发来探讨红楼梦，所得出的结论与俞平伯先生的结论恰恰相反。曹雪芹之所以伟大，就在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战胜了他世界观中的落后因素。红楼梦不是“色”“空”观念的具体化，而是活生生的现实人生的悲剧。人们通过作者笔下的主人公的悲剧命运所获得的教育不是坠入命定论的深渊，而是激发起对于封建统治者及其全部制度深刻的憎恨，对于肯定人物贾宝玉、林黛玉的热烈同情。所以把红楼梦解释为“色”“空”观念的表现，就是否认其为现实主义作品。

俞平伯先生既然把红楼梦的内容归结为“色”“空”观念，因此，也就必然会引出对人物形象观念化的理解。在《红楼梦简论》中说，“书中人物要说代表作者那一个都能代表作者，要说不代表作者，即贾宝玉也不能代表他。”这意味着人物形象不是作者从现实生活中概括创造出来的，而是作者思想观念的演化。这说法实际上也是《红楼梦研究》中某些论点的发挥。例如，俞平伯先生在该书中以极大的篇幅讨论钗黛问题，甚至从偶合的表现形式上论证二者在作者心目中的地位是平等的、无所偏爱的，二者都体现着作者所理解

的美的一面，可以构成一个更高的综合的典型。即象俞平伯先生所说，“两峰对峙双水分流，各尽其妙莫能相下，必如此方极情场之盛，必如此方尽文章之妙。”但俞平伯先生所给我们的根据却除钗黛合为一图合咏一诗和一些拼凑起来的形式主义的考证外，就只有红楼梦曲“引子”上的“悲金悼玉的红楼梦”一句。俞平伯先生解释说，“是曲既为十二钗而作，则金是钗玉是黛是很无可疑的。悲悼犹我们所说惋惜，既曰惋惜，当然与痛骂有些不同吧。”

很显然，这种解释未免牵强附会，依照冠于红楼梦十四曲之首的“红楼梦引子”来推断，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作者所要悲悼的是全体年轻一代的悲惨结局，而最主要的是贾宝玉、林黛玉。因此，金玉之非原指钗黛，则甚明显。

不过，最充实的论据还是作品本身。就以红楼梦十四支曲子而论，在俞平伯先生所引证的“红楼梦引子”之后，明明有一首“终身误”，清楚地说明了作者对钗黛的态度。

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第五回）

自然，俞平伯先生并没忽略此曲，然而他所感到有趣的却不再是作者对林黛玉的态度问题，而是钗黛次序的先后问题，于是就轻轻地用“‘终身误’是钗黛合写”一句话把内容回避了。

俞平伯先生想标新立异，用这种形式主义的论据来否定旧红学家们右黛左钗之说。自然，旧红学家们对红楼梦这场恋爱纠纷说过很多醒醒的牵强附会的话。但是，即使在前八十回中也表明了贾宝玉不爱薛宝钗而爱林黛玉，这却是不容